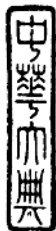


張致遠文集

中國防
華大典編印會
研究會
合作

張
致
遠
文
集

中國
防
華
大
典
編
印
會
合
作



張致遠文集

史學家張貴永（致遠）先生爲我國精通西洋文化之一人，博學而精嚴，造就甚衆，應德國柏林大學之聘講學，實志以歿。先生遺著散見於各報章雜誌及未刊印者，今特輯爲一集；計論著二十篇，講稿五篇，西文著作五篇，共約三十五萬字，先生友人悼念之作亦酌予收入。

The Chinese Library
(A Collection of Great Books of China)

Historical Writings

By

Professor Dr. Chang Kuei-yung

(July, 1968)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七月出版

張致遠文集

定價：壹佰伍拾元

著者 張致遠

出版者 國防研究院會合作

發行者 國防研究院出版部

地址：陽明山陽明山莊
電話：八八六二二四

印刷者 文化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濱江街二五〇號
電話：五五九四九四

總經銷處 新亞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懷遠街八十二號
電話：三〇二一五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代序——敬悼張貴永教授

張其昀

張貴永先生字致遠，浙江省郵縣人，清光緒三十四年五月十六日生於馬來亞檳榔嶼，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卒於西柏林自由大學講學期間，享年五十七歲。

致遠兄盛年凋落，我國學術界都深表哀悼，因為他是造詣高深，人格完美，有國際聲望的史學家。他的友人茲在國立臺灣大學舉行追悼會，作者敬爲文略述其行誼。

學者的生命雖有限，但精神則不朽。一位偉大學者的逝世，譬如一顆種子，在地下生了根，其將開花結實，發榮滋長，是可深信不疑的。致遠兄生平中外文字著述，不勝枚舉。最近一篇論文，綜述他的老師柏林大學教授曼納克（Friedrich Meinecke）的史學，體大思精，光燄逼人。（原文題爲曼納克及其思想史的研究，載在華岡學報第二期，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出版）他是曼納克的嫡傳，這次赴德講學，便是應曼納克學院（西柏林自由大學歷史研究所）的邀請。此文盛贊老師的德業，何嘗不是他一生心血的寫照。他的志願要把中西學術融會貫通，使中國文化開創新運，他不愧爲當今文藝復興一位持炬者。

宇宙本是整個的，學術也是整個的。分工只是方法，合作才是目的。一位偉大的史學家，除了本身所應具的史學、史識、史才、史德而外，又應具有哲學的遠觀，文學的修養，政治的熱誠，和

宗教的信仰。開胸襟，集衆長，以期「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致遠兄所以能成爲青年學子響慕效法的模範者在此。

致遠兄曾對作者說：歷史的理則，一言以蔽之曰：「思想創造時代。」他說道：「精神史或思想史的研究，在近代德國史學發展上可以說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其中以曼納克的貢獻最爲顯著，影響亦最爲深遠。他的著作代表着哲學與史學的綜合研究，他是一位兼具有嚴格訓練的治學方法，與深湛淹博的思想通識，與擅長寫作的藝術手腕。他能以最精細的分析，發揮一切生命合一的觀念，個人與全體合而爲一，民族與世界合而爲一。他能透過時代潮流，揭發歷史真相。他一貫主張法治，以及信仰與思想自由。他的鉅著「精神史」，最能表明他的崇高人格。這一位史學大師，在現代德國人民心目中，真是罕見的崇宏與獨特，其心靈的純潔無疵，尤爲舉世學人所欽敬。」

致遠說：曼納克的內心，與洪波德（Wilhelm Von Humboldt）歌德等的精神世界相契合，洪波德是德國新地學的開山大師，一位大遊歷家。歌德是德國的大文豪。曼納克確信古今生命的合一，我們從一刹那的生命，可追求永久的真理，他尤其重視心靈與情趣方面，即精神與自然的和諧。致遠深受良師薰陶，在柏林求學時代，常利用二三個月的假期，暢遊歐洲各地。他欣賞瑞士的湖光山色，尤愛萊茵河的風光，謂其兩岸的古堡和寺院，足以發思古之幽情。在倫敦的大英博物院與巴黎的羅浮宮（Louvre）博物院，對歷史文物美術收藏之富，有應接不暇之感。對義大利文藝復興與

時期諸大家之遺蹟，如米開朗基羅 (Michelangelo) 達文西 (Leonardo de Vinci) 拉斐爾 (Raphael) 之建築雕刻與繪畫，荷蘭畫家雷姆卜蘭特 (Rembrandt) 的作品，低徊流連，不能去云。致遠愛好文學，於但丁、莎士比亞、哥德，以及英國班揚 (Bunyan) 之天路歷程，米爾頓 (Milton) 之失樂園等名著，皆深契其神韻。而謂從英文本聖經中所得之溫馨與光明為獨多。民國二十一年春，致遠在德國海德堡 (Heidelberg) 曾親聆當代大哲史偉哲 (Albert Schweitzer) 音樂團演奏着巴哈 (Bach) 的樂章。韓德爾 (Handel) 莫札特 (Mozart) 貝多芬 (Beethoven) 等不朽的名曲，都曾啓發了他的靈感。在奧國的維也納和薩爾斯堡 (Salzburg) 他曾醉心於音樂與歌劇的表演。去年四月十四日，他從西柏林給作者一封信，還提到在德國歌劇院傾聽貝多芬的名曲，作為緊張生活之一調劑。在中國古代，詩書禮樂原是息息相通的。

致遠兄引述曼納克論歷史與政治之關係有云：國家、民族、宗教、與文化，一方面在生物學定律支配下，另一方面却有其絕對的形而上的意義，即從物質上的、感覺的形態，而發展到純潔高尚的階段。德國的歷史，猶如全體人類生命裏必然與自由。命運與意志，互相交給，悲劇與真實的價值相共存。「沒有價值就沒有因果。沒有因果也就沒有價值。」文化就是「創造的精神因素，在因果關係中的表現。」人類的高尚成就，是在宗教、藝術、哲學、與學術的範圍，藉此提高人性。但我們天生就有一種責任，把國家不純潔的政治生命，設法使其具有精神意義。雖然我們知道，這也

許不能完全做到的。世界歷史係悲劇性的生命命運，但人們對此應有精神道德的義務。曼納克以純潔真摯的心靈，與嚴格的學術紀律，追求精神的、政治的、與社會的根本問題，其內心不免於痛苦，可想而知。但由於他強烈的正義感，乃成爲一個積極奮鬥的政治人物。他從改革家的立場，想把中產階級與勞工打成一片。他從精神內心所出發，堅持道德與思想的個性發展，猛烈反對權力與獨裁。他曾以大無畏的精神，努力挽救德國民族的命運及其文化使命。他的一生爲德國人民的自由精神而奮鬥，他對於德國命運遭遇的自我批判，和他的「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態度，贏得了舉世人民的尊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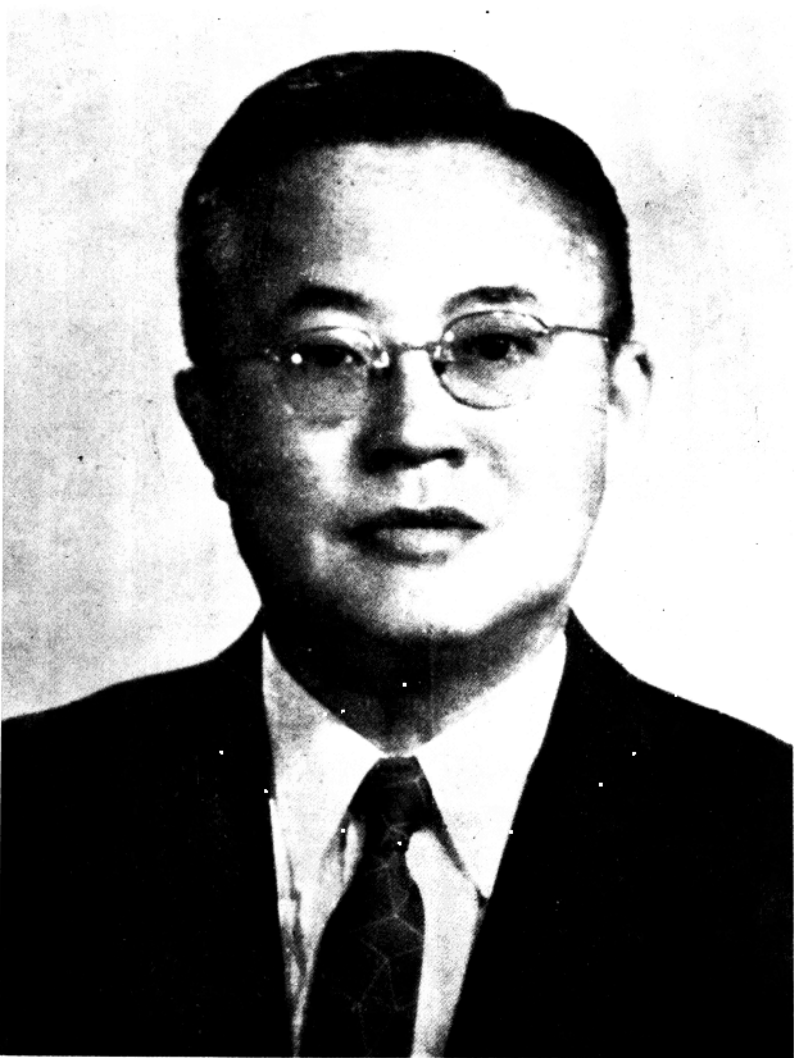
致遠又說：西方文化主要的就是基督教的文化。他引用曼納克的話，「最廣義的爲神服務，就是史學。」「史學不僅應該認識因果演變，且應發揮蘭克(Ranke 德國大史學家)所說：『與神相契』的精神。」致遠以爲神就是愛的精神與愛的力量，故必須透過仁愛，方能與神相會。人的良知，可以認別善惡，宗教是治心的學問，便是要從人類心靈而喚起其社會意識。宗教的精神不外是敬天愛人，從愛家庭，愛同胞擴充爲愛人類。史學的徵言大義，亦不外乎此。致遠稱頌其師曼納克有云：「他真是一位從良心道德出發感動世人的偉大學者，他也是西洋文化所能產生的一個高尚深摯的人物，這個文化的根是基督教，同時也接受了康德的精神理想，他是唯心主義派史學的最後一位大師。」這幾句話，也透露了致遠一生所祈求的境界。

最後想略述致遠與作者的關係，我們是同鄉，又是同宗。他家張華山在甬江支流奉化江的南岸，我家里仁堂在奉化江北岸，但因我們早年都出外求學，在南京才認識，到了臺灣以後才成爲知交。前立法院祕書長張肇元先生稱作者爲族叔祖，稱致遠爲族叔，方知作者比致遠高一輩，但我們間以兄弟相待，從未敘過族誼，致遠生於檳榔嶼，當黃花崗前夕，國父舉行檳城會議，孩提的致遠正在其地。致遠的父親張惠風先生，現年八十三歲，遷留在寧波故鄉，他是一位愛國的商人，對教育極注重。致遠在鄉間進姜山小學，到城裏進效實中學，以後考取了國立清華大學，那時候，梁任公和王國維正在清華研究院講學。任公的宏博，觀堂的謹嚴，一如江流的雄毅，一如湖水的深靜，大師倡教，出了不少的人才。致遠的同學，如張蔭麟、黎東方等，皆卓然有所樹立，與作者均爲莫逆之交，致遠出清華園後，年二十，留學德國，於民國二十二年得柏林大學博士學位。他深知德國近代文化爲黑格爾、蘭克與俾斯麥等所宏揚，他選擇論文題目是德國霍爾斯丹(Friedrich V. Holstein)的外交政策，霍氏乃俾斯麥以後最重要的外交人才。致遠治學，深受十九世紀以來德國史學的影響，博而能精，其在學術上重要貢獻，則是關於中美、中英、中俄外交史的研究。致遠在柏林受博士學位後，再赴英國研究。二十三年返國，與紀定女士結婚，即膺國立中央大學之聘，任教達十五年之久，授西洋史、西洋史學史，和西洋外交史，曾兼系主任與史學研究所所長職務。民國三十六年至三十七年受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邀請，赴英講學，在倫敦大學史學研究所及皇家

國際關係研究所，與湯恩培 (Toynbee) 諸名家上下其議論。

大陸淪陷，致遠任國立臺灣大學史學系教授，兼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主編中美關係檔案及教務檔案。作者任職教育部時，曾請其以英國費雪「歐洲通史」爲藍本，編成「西洋通史」三鉅冊，現已列入中華大典，他曾屢次奉派出席國際史學、漢學、東方學及聯教組織會議。他久任中國歷史學會執行祕書，並在臺北召開的第二屆亞洲史學會議任主席，在香港召開的第三屆史學會議任副主席。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系和史學研究所創辦時，他盡義務兼系主任和所長。他曾應哈佛大學與華盛頓大學之聘，赴美講學，去年他又受聘爲西柏林自由大學客座教授，主講中國思想史與中國近代史，他於四月十四日給作者信中云：「三十年前舊地重遊，感慨萬千。德人愛好整潔，猶如往昔，經濟繁榮。此間漢學研究所圖書設備甚佳，已有九年歷史。」八月二十二日他給作者信中說：「因曼納克學院（自由大學歷史研究所）堅邀，須在此繼續執教一學期，故擬於明年二月返國，此對個人利益而言，實爲一極大犧牲，但爲中德學術交流及國際信譽計，不能不在此苦撐局面。」不料於十二月五日，由校返寓失足，患右腿痛，仍抱病講學。十二月七日，講學歸來，途中患腦充血，半身不遂。正值北歐隆冬季節，風雪載途，醫院中倍感悽情，至二十三日去世。火葬後骨灰由飛機載回，將安葬於陽明山。梁任公云：「學者當死於講壇。」言念故人，曷勝悲壯之感。致遠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民國三十六年，他重遊英國，於聖誕前夕在劍橋大學禮拜堂中，

自覺沐浴神恩。他說道：神是精神，凡信神者，必須用精神與真理來信仰。民國四十二年八月九日，他在臺北受洗，隸基督教浸信會。他贊揚教會在教育、醫藥、社會改革、成人教育、創辦大學、保護兒童、救助貧民等功績，可知其用心所在。致遠曾說，他是中國人，服膺儒學，以論語一書爲立身處世之準繩。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的聖道，極富於宗教精神，與基督教的聖道，是脈絡相通的。致遠說：西方文化的根是基督教，融貫中西，是中國文藝復興必由的途徑。國人深通西學如致遠者，殊不多觀，遽聞噩耗，學術界均深惜之，這一次追悼會，因夫人的建議，採用宗教儀式。夫人紀定女士，滬江大學畢業，曾留學美國，治西洋文學與圖書館學，現任中國文化學院教授。長女澄，長子翕，均陷大陸，次子翀，畢業國立臺灣大學史學系，現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年少美才，用志不紛，能傳家學。



張 永 貴 教 授 遺 像



北臺於攝春年八十四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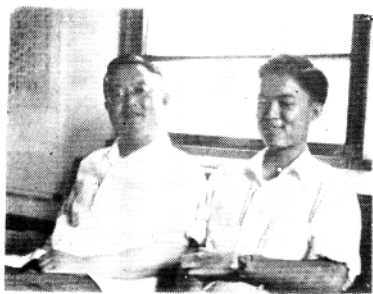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三年借延嫻返國攝於台北

(題親生先永貴張)北臺於攝國返嫻借年三六九一



納也維於攝人夫與秋年五十五國民



北合於攝獅子與年八十四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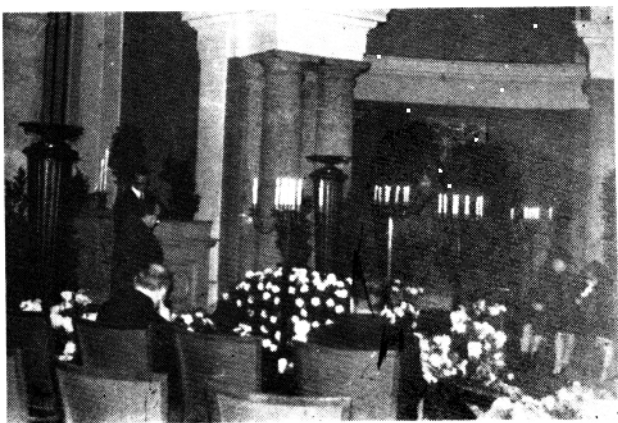
張貴永伉儷合影於柏林近郊洪德堡紀念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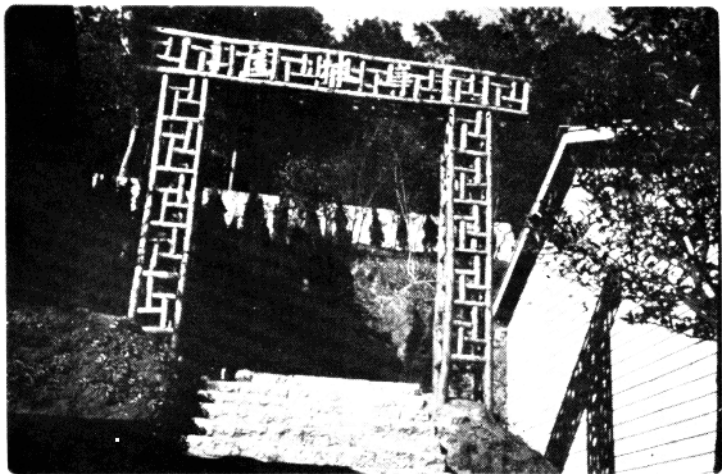
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張貴永伉儷參加西柏林中國商會紀念國父中山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大會之餐會。



攝日三十二月二十年五十五國民 禮葬安骨靈生先遠致張



詞哀致長院學文學大由自林柏西 禮葬日四月一年五十五國民
KREMATORIUM WEST BERL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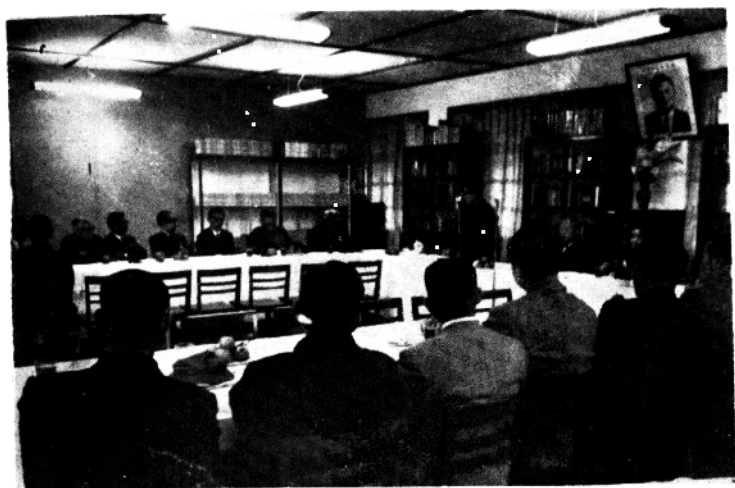
自柏西於攝禮葬日四廿一年五十五國民

碑 墓 生 先 遠 致 張





由墓地遠眺中國文化學院



中國文化學院西史研究所成立典禮所長東方致詞
(民國五十六年二月十四日)